

困在上海的卡车司机：一条马路住100人，有人曾3天没吃饭 | 谷雨实验室

mp.weixin.qq.com/s

腾讯新闻出品 2022年04月21日 12:33

以下文章来源于谷雨实验室-腾讯新闻，作者李婷婷



谷雨实验室-腾讯新闻

腾讯新闻出品、谷雨工作室旗下栏目，聚焦深度图文内容。



腾讯新闻出品



下载腾讯新闻APP，你的关心，关系世界



上海疫情爆发之后，许多故事都在发生，我们看到了挥之不去的苦闷、焦虑，也看到了困顿当中迸发于人与人之间的善意：自助、互助、救助，看到了普通人的能量可以闪耀到何种程度。比如以下这个故事，一位隔离在家的上海市民，同时也是某公益组织成员，在网络上偶尔看到了一群“居车隔离”的卡车司机，他们被“静止”在通往上海的道路上，和他们的卡车一起动弹不得。这位上海市民决定帮助他们，即使后者往往羞于求助。通过他，各个民间组织行动起来，为司机们送去了自热米饭、自热火锅，或者盒饭。

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卡车司机，在被救助之前，他们没有愁眉苦脸，反而决定扎扎实实生活在路边，他们在路边垒了土灶，煮面，烙饼，做疙瘩汤，他们在小马扎上互相理发，甚至，他们还有钓竿和渔网，被“静止”的马路边有一条小河，他们就在河里捕鱼。

正是在这些朴素的卡车司机身上，闪耀着人之为人，最珍贵的生命力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社会都建基于此，以及一点点彼此相待的善意。

撰文 | 李婷婷

编辑 | 张瑞

出品 |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

* 版权声明：腾讯新闻出品内容，未经授权，不得复制和转载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


极限生存小组

卡车司机赵峰从西安出发，他开着贷款买的红色卡车，载着30吨出口的百货商品，三天两夜赶了1000多公里路，然后非常不走运地，在上海浦东封控第一天——3月28日抵达位于浦西的罗泾港口。

如果不是急着要把集装箱交还港口（“拉十趟的运费都不够抵罚款的”），赵峰也不想“自投罗网”。从这天起，上海实行“全域静止”的封控政策，先封浦东，4天后再封浦西，原计划4月5日解封。此时，上海能进不能出，行程码带“*”，去哪儿都可能被劝返。绝大多数上海市民都居家隔离，商店闭门，饭店不开，填饱肚子得靠小区团购和线上抢菜。而持有上海车牌的卡车司机赵峰，连居家隔离的条件都没有——他没有在上海租房，除了春节和国庆回河南老家，一年到头都漂在路上，困了就把车停在服务区、加油站，在车里狭窄的卧铺睡一觉。现在，他只能在上海“居车隔离”。



“居车隔离” ©赵峰

“我就当休息一个礼拜。”赵峰自我安慰道。他今年40岁，开了20年卡车，几乎很少休息，毕竟车轮不转，金钱不来。他最累的一趟车，是在35个小时内开到2000公里外，时间紧到只够吃饭上厕所，觉都不敢睡。

从罗泾港口卸完集装箱后，赵峰开始寻找停车的地方。没跑几公里，找到了一条安静的、尽头靠近长江口的公路，他认为这里人少车少，被传染新冠的概率也小。停车点也相当舒适，旁边一座白色石桥，桥下一条碧绿小河，河对岸是一片茂密树林。为打发时间，赵峰还去买了一根钓鱼竿。

找到停车点，赵峰给同样困在上海的4个卡车司机打电话：我找了个好地方，快来。这都是他的好哥们，他们几乎天天打电话，但很少有机会碰面。大家来自河南同一个乡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如今都拥有了自己的卡车、妻子和孩子。和赵峰一样，他们开着上海车，但没在上海租房，现在也不得不居车隔离。

就在4月1日浦西封控前夕，赵峰定点的公路原本没多少卡车，一夜之间突然涌进了几十辆，公路两侧停满了车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条1公里的路一共住着55位卡车司机。而出于另一位卡车司机的消息是，浦东一条六车道的公路，封控之后被满满当当的卡车挤到只剩一

条车道。赵峰说，上海光是集卡（一种只能运输集装箱、卸货后只剩拖板的卡车）就有3万辆，在这座6340.5平方公里的城市里，没有人清楚到底有多少卡车司机被隔离在车上。

起初，赵峰的隔离生活还有一丝惬意。虽说是居车隔离，但他们可以下车。在寂静的上海，他和朋友聚在一块，6点半起床煮粥，他们有卡式炉和锅，以及备好的几桶自来水。早饭后没事干，就打扑克牌，时间过得缓慢，有时才到9点，又饿了，索性做起了午饭。这几位热爱面食的河南人，封控前囤了几袋面粉，煮面，烙饼，做疙瘩汤。钓鱼竿不好用，也勉强钓上过几条小小的鳊鱼，红烧了吃，一道绝美荤菜。在昏黄的路灯下，他们露天坐在小马扎和尿素桶（尿素用来处理卡车尾气）上，饭桌是油漆桶上搭一块捡来的木板，就着朴素的晚饭，1斤白酒下肚，几个中年男人还划起了酒拳。



露天做饭 ©赵峰

平静生活之下，恐慌始终包围着赵峰。他是那种真正吃过苦的人。20年前，他刚拿到驾驶证，一个人来到上海，找不到活儿干，没有钱，也没有朋友，饿了只吃泡面，晚上就睡桥洞，睡地铁站。20年后，苦日子的阴影又冒了出来。他每天捧着手机看新闻，屏幕里显示的数字触目惊心——上海本土新增病例（包括无症状）从4月1日的6311例，到4月4日的17077例，数字还在不断攀升。他一直相信，4月5日上海一定能解封，他将结束休息，开车上路，继续挣钱。

“我们备的物资就是5天左右的量。”赵峰说，“但到5号中午的时候，我就看不到解封的希望了，当时心里面就慌了。”他赶紧打听到一位同是老乡的卡车司机，正准备从老家开往上海自投罗网，和他一样，都必须把集装箱交还港口。

就是这位老乡，第二天给赵峰送来了几千块钱的物资，有酱牛肉、面粉、蔬菜、豆子、鸡蛋、馒头，还有一口大铁锅和一张鱼网——是的，他们决定在这条公路上扎扎实实地活下去。



老乡带来的食物 ©赵峰

新来的老乡也加入了这个6人极限生存小组。他原来是一位泥瓦匠，一来就在白石桥边上搭起了土灶。大家一起搬来周边工地的砖头，垒起来，抹上土，上层烧柴，下层漏灰，还带烟囱，10分钟能烧开一锅水——哪怕是在野外，他们也讲究效率，起初他们做了一个灶，30分钟才能烧开一锅水，又推倒重来。

围着这个土灶，一个大型的野外厨房搭建了起来。他们把锅碗瓢盆都搬到最边上一台卡车的拖板上，在那上面备菜，为遮阳挡雨，连雨棚都撑了起来。饭桌也升级了，他们捡了四根结实的树桩，从车上掏出没用的钉子，再钉上捡来的木板，这下也是一张稳稳当当的饭桌了。之前存在桶里的自来水已经喝完了，他们四处寻觅，终于找到一个消防栓，也不管这水能不能喝（“总比河水里面的水干净”），好赖有了稳定水源。

至于那张鱼网，比鱼竿强太多了。虽说一开始也不着要领，后来他们几个分工，有人在河面用棍子撑鱼，鱼进了网里，如同苍蝇进了蜘蛛网，鱼越挣扎，网缠得越紧。最多的一次，他们捕了6条鱼。

这段时间，上海的天气阴晴不定，有时冷到要穿棉袄，有时气温则飙升到32℃。在最热的那天，赵峰和他的朋友们下河捕鱼，当时鱼网还没到，而鱼竿又使不上劲，他们在河里围成一个圈，想徒手捞鱼——当然最后什么也捞不到。但天气出奇地好，他们钻进河里，游了个泳，还往身上抹了香皂，“把大灰去一下。”河水并不清澈，上岸后身上还粘着渣滓。他们用暴晒过的消防栓水冲了一下，马马虎虎，也算是他们隔离20天来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洗澡。



帮助他人，帮助自己

4月9日晚上，正在上海居家隔离的“流浪者新生活”公益组织志愿者金建从短视频App里刷到了赵峰。视频里，赵峰以一种欢乐的态度展示他们愁苦的生活，用土灶做饭，捕鱼，理发，洗衣服（虽只洗过一次澡，但偶尔也会擦擦身子，换换衣服）。有网友调侃他们，再继续封控下去，他们可能连房子都要原地盖起来了。

“我看他虽然视频点赞量很高，但好像并没有什么人给他提供什么帮助。”金建回忆说，“卡车司机这个群体确实挺能吃苦耐劳的，大多不愿意麻烦别人，也不愿意显得自己很弱，遇到困难也想靠自己。所以我就主动去问他需不需要帮助。”

收到金建的私信时，赵峰的第一反应确实不是自己需不需要帮助，而是他所在公路的55位卡车司机终于有救了。赵峰说，“说句心里话啊，我们毕竟是沪牌车子，认识的朋友也多，就是再封个十天半个月也饿不着我们几个人，因为我们可以让卡友从外面带物资过来给我们吃，但是好多外牌的卡友在这里封控着，他们是没有物资吃的。”

土灶 ©赵峰

4月5日起，这条公路上的一家公司开始给卡车司机发泡面，平均一人一天一桶。赵峰猜测，可能是当地街道把物资交由这家公司代发。他们还组织过几次核酸检测，以及每天一次的抗原检测，至今所有卡车司机都是阴性。但有的卡车司机并没有烧热水的条件，一碗热乎的方便面都吃不上（据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采访中提到，一位困在浦东机场附近的卡车司机用冷水泡面，花了一个小时把面泡开了）。

在这条公路上，不少卡车司机会求助于赵峰和他的朋友们。有的来借热水煮泡面，有的来问馒头几块钱一个，他们直接免费送了两，还有的捧着一颗白菜过来，问能不能借一下灶和锅，最后端走的是一盘炒好的、附赠油盐的菜。



有一次，他们正坐着吃饭，一位卡车司机走过来，说自己三天没吃饭了，能不能给他挖几碗面粉。他们当即给了三四斤。但赵峰至今还有些愧疚，“说实在的，要是搁平常我们在吃饭，肯定拉着他坐在这里一起吃一点。但因为疫情，我们也不知道谁有没有（病毒），也不敢让他坐下，也害怕的。”

出于善意，赵峰和他的朋友们愿意帮助别人，但他们的食物也在一天天减少，而解封时间遥遥无期。从老家捎来的200个馒头，如今所剩无几。他们没有冰箱，有的发了霉，就掐掉坏的部分继续吃。为了存储得更久，他们把馒头晒干，像砖块一样梆硬，吃的时候再放进锅里蒸，蒸完了中心部分还很硬，那也得使劲地咽下去。他们经常感觉到肚子胀胀的，并不舒服，他们猜测，可能是因为喝了消防栓水。

志愿者金建联系上赵峰之后，他找了一家离赵峰不远的保供饭店，在4月11日中午送去了60份盒饭。盒饭到了，赵峰骑上一辆共享单车，戴着口罩，沿着公路通知每一位卡车司机：白石桥处领饭了！赵峰说，“真的，在这里十几天了，第一次吃上这样的饭，里面一个大鸡腿！”



志愿者送来的盒饭 ©赵峰

后来，他们又收到第二次盒饭，一批大米、挂面、面粉、食用油、矿泉水（终于喝上纯净水）、蔬菜、苹果（第一次吃上水果），以及10斤猪肉和20斤排骨（相当珍贵的肉了）。这些食物最终都交到了每一位卡车司机手中。虽然因为疫情，他们无法密切往来，不知道相互之间具体过得怎么样，但赵峰说，原本这条路上只有他们1个灶，现在至少出现了10个。

从赵峰开始，金建所在的公益组织，通过民间捐赠，陆续给近500名困在上海的卡车司机发放了物资。大部分卡车司机都是他通过短视频App主动联系的。其中有一位卡车司机收到金建的私信，起初拒绝了帮助，理由是，“我们这边很危险，过来不方便。”这位卡车司机所

在的地方是一座立交桥下，桥面上车辆疾驰，只有包括他在内的5个卡车司机动弹不得。接受了物资之后，金建拜托这位司机，能否帮他去附近另一条路上了解一下有多少滞留的卡车司机，结果，那里住了100个。

金建接触到的许多卡车司机，并不像赵峰那样有锅有灶，根本做不了饭，比如那100位卡车司机，热水可能都是问题，在派发物资时，金建只能给他们多发点自热米饭、自热火锅。“他们这个群体数量太庞大了，就是仅仅有几个发短视频，我也没办法来判断他们整体到底情况如何，他们也不善于求助，没有更多的办法。”

光4月14日这一天，金建所在的公益组织联合各个民间公益团体，向230余位卡车司机送出了3500份自热米饭、自热火锅和方便面。

在新闻里，我看到一位上海车牌的卡车司机，家在上海松江区和青浦区交接的村子里，因为不同区的通行证不同，而他办不到家那边的通行证，哪怕离家只有10公里，他也只能在上海街头游荡。一对夫妻，4月5日从温州开车到上海送防疫物资，因为通行证过期了，如今只能滞留上海，而他的丈夫患有克罗恩病，带来的药快吃完了。一位滞留在闵行区的51岁卡车司机，副驾驶上坐着一只陪他开了2年车的拉布拉多犬“哈密”，哈密平时只吃狗粮，但狗粮吃完了，司机就把自己带的方便面、鸡蛋、别人送的盒饭分给了它。

还有一位34岁、1米8高的卡车司机在上海待了7天，每天只有一点点面包吃。核酸检测阴性之后，他铤而走险开上了高速，想去服务区看看有没有饭店开门，结果一路开到了杭州，服务区都是关闭的。到了杭州下高速口，因为行程码带“*”，他当然是被劝返回去。但听说他没有食物，工作人员给他塞了几盒盒饭和几罐八宝粥，这个小伙子突然哇地哭了出来。



车轮不转，金钱不来

在上海滞留22天后，赵峰在电话里告诉我，“前两天我核酸出来了，一个公司跟我说，我给你办个通行证，你出去跑车吧，当时我真的心动了，我特别想出去跑。”

但赵峰并不敢真的接单。有通行证是可以出上海，但他可能到另一座城市之后，需要自费隔离14天，一天200块，这钱他不舍得花。他也有其他顾虑，顶着上海车牌在路上跑，他担心会被排斥。他的一位同行最近就遇到过一次开进服务区，保安一看上海车牌，直接搬把凳子坐在车前。车上没有封条，他却被禁止下车，不能在服务区上厕所、洗脸、打热水、吃饭。而按规定，为避免疲劳驾驶，卡车司机每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。这位保安便掐着表，时间一到，车子必须开走。

眼下，正是赵峰最需要钱的时候。4年前，他贷款买了这辆40多万的红色集卡，每个月得还1万元左右的车贷，到今年6月，他终于可以真正拥有这辆车。问题是，他已经有近1个月没开车，没有任何收入。这个月的车贷，他已经跟人借钱还上了，那下个月的车贷呢？而到6月，他还得花3万元付车子的保险费、管理费。

远在河南老家的妻子也很愁，她是一位公交车司机，两个孩子都上初中了，家里还有每月3000元的房贷要还。赵峰让妻子先把这个月的房贷还了，还完后，妻子给他截图了银行卡的余额：2000元。赵峰原来一个月挣2万左右，大部分钱都用于还贷和生活，几乎没有存款。“你知道吗？一旦解封之后，我再去干活，这个加油费、过路费我还要往里面垫钱，我现在愁就愁在钱这里。”

2020年新冠疫情出现之后，赵峰接到的活儿变少了。活儿少了，市场运价就会跌，一单能挣的钱就少了。而油价又上涨，成本变高，到卡车司机口袋的钱就更少了。赵峰说，上海疫情爆发之前，他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把车卖掉，不干了。

根据《2021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》，2016年全国有3000万卡车司机，到2021年，这个数字变成2000多万。

在短视频平台拥有200万粉丝的货车司机黑哥告诉我，疫情以来，他所在的卡友群里，大家聊的糟心事主要就三件事：车门被贴封条了，上了高速被劝返了，下了高速被隔离了。要想不隔离，就得在高速路上待满14天，把行程码的“*”消了。有的还要求24小时内的核酸证明才可以下高速，但要做核酸就得先下高速。

黑哥有一位朋友一次出车，下高速时，车门被贴了封条。等卸了货，返回高速要撕掉封条时，他的行程码突然从绿码变成了黄码，这下高速也不让上了，但封条还继续贴着。就这样，他在车里整整待了3天，也饿了3天，连上厕所都只能靠塑料袋。



车门被贴封条 ©人民视觉

“走哪儿都是遭这么大的罪，你想想谁还愿意干活啊？”黑哥说。

但这位已经开车14年的卡车司机，至今还在路上跑着。在电话里，他提起昨天下高速时，经过一个收费站。因为疫情，现在ETC卡不能自动抬杆，需要人工插卡查看行程。把卡还给他之前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用酒精喷了一下卡，又擦了擦，递给了他。“这么一个小小的

举动，让我瞬间眼睛都湿湿的热热的，这就最起码是把我们彼此之间都当人看待了。”

一个有250万名卡车司机注册的社区平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偶尔会有卡车司机在卡友群里说，他活不下去了。工作人员看到这样的消息，会立即打电话安抚对方。“因为卡车司机一个人跑在路上，其实是特别孤独的。”

卡车司机赵峰如今已经在上海滞留了24天。好在，他还有几个好朋友在身边。没有他们，他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度过这24天。“我要一个人在这儿，肯定也是天天吃泡面，我都不敢想。”

他们6个人里，有4个人还在还车贷。没有人不想开上车，拉上货，挣上钱。尽管上海还在封控，他们已经在寻找一个稳妥的挣钱机会。

他们听说，一位同是上海车牌的卡友，一个星期前就拿到通行证，从上海出发去了西安。但他已经在西安高速路出口边上停了2天（交货时间不急）。事实上，他可以下高速，但只有4个小时的停留时间。他必须卸下货，再拉上一车新的货（需要等待），然后在4小时内回到高速口，只有这样，他跑这一趟才算真的挣到了钱。

“我真的现在希望疫情早一点结束。”赵峰说，“我就在等那个去西安的卡友回来，他这一趟要是顺利的话，那我也去干，也把我这几个哥们带起来，大家一起跑起来。”📞（来源：腾讯新闻）



李婷婷

✉ litingtingltt@foxmail.com

🗣 和我聊聊吧

GUYULAB